

半年刊・逢一月、七月出版・非賣品・印量有限・敬請傳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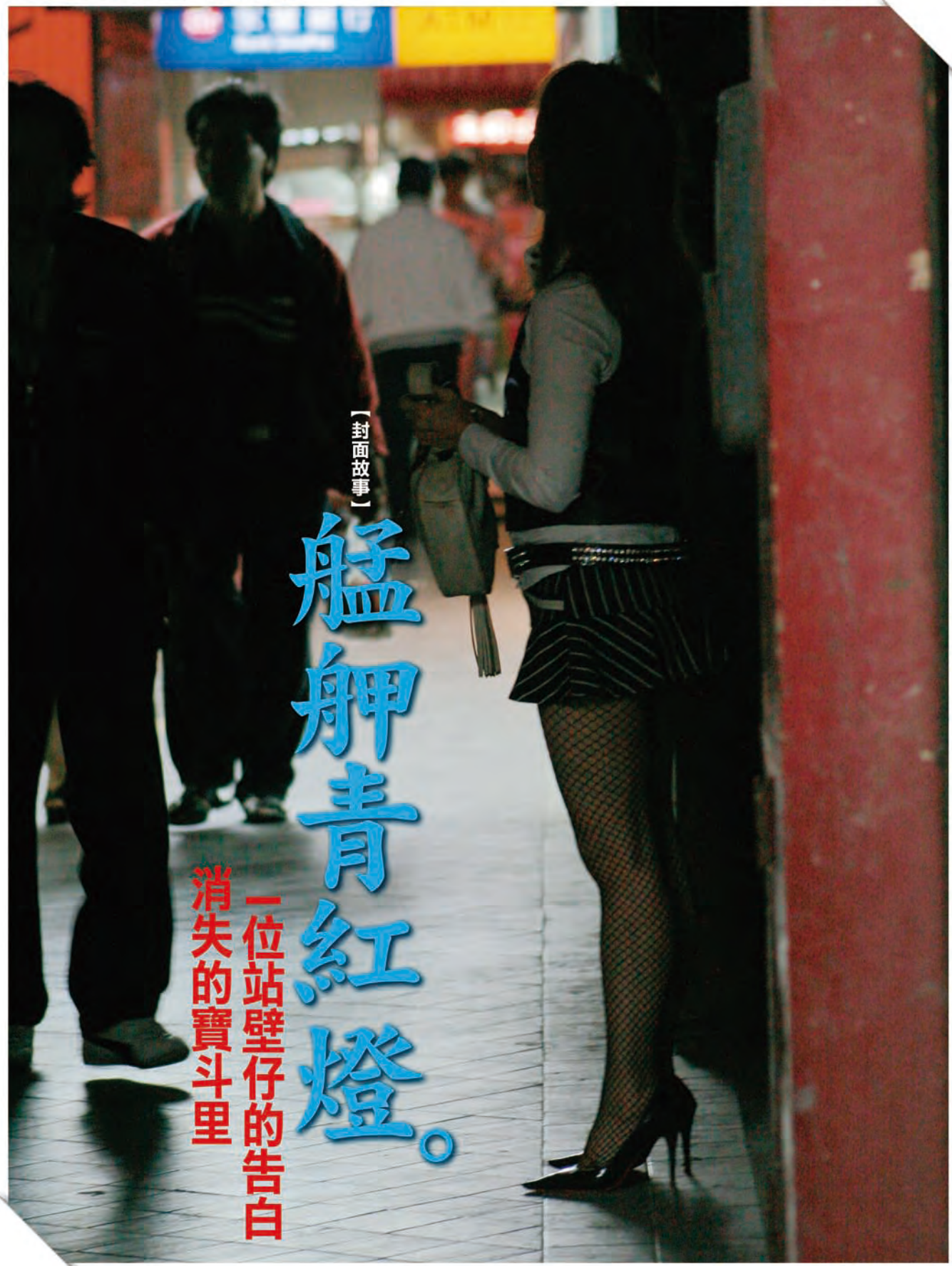
No. **21**
2009年1月出刊

環境守護・文化深耕
關懷弱勢・社區培力

艋舺傳奇

【專題報導】縫製出外人生
一卡皮箱

【特別企劃】何處是遊民的家



【封面故事】

艋舺青紅燈。

一位站壁仔的告白
消失的寶斗里

【老店】小花園繡鞋似錦／西門町飄來火腿香

街頭野玫瑰

娼妓是既存且古老的行業，從歷史脈絡看，娼妓與政治、經濟、社會、藝術的勾連甚深，並發展不同年代、地域獨有的情色文化。然而，從娼女性的身體也是社會意識型態的載體、宰制或被宰制的論辯空間。

艋舺的青樓、紅燈戶遠從清朝至今從未絕跡，只是改名換姓、由明轉暗。台灣社會長期將性工作者污名化，並剝奪其人權與工作權。寶斗里的紅燈區廢除後，性工作者轉往黑街謀生，她們所承受的風險更大，這是本期《艋舺傳奇》封面故事發想的緣起。

編採社動員十位記者，針對萬華私娼的現象、工作環境及性產業進行報導及分析，從近距離訪問去挖掘性工作者的世界，採訪內容突破主流媒體將其悲情化的單一角度，具體呈現性工作者的自我價值與生活態度。

另外，也詳盡報導遊民與社區居民對設置收容所的殊異觀點，兩者該如何找到平衡點。本期內容多元、精彩，是編採社集體力作。未來，我們將對社區的人文面及公共議題持續深入探討，期能為萬華居民發聲，從而形成公部門的決策參考。（廖鴻宇）

出版／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地址／10849臺北市萬華區南寧路46號

電話／02-23064267 傳真／02-23064268

網址／<http://www.whcc.org.tw>

E-mail／wan.hua@msa.hinet.net

製版印刷／中華彩色印刷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發行所／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發行人／李端端 社長／袁保新

社大工作團隊／廖鴻宇、吳台琪、徐佳君、吳宜芳、梁慧雯、

陳偉中、陳佩如、陳逸民 指導老師／楊索 總編輯／廖鴻宇

執行編輯／吳台琪 美術編輯／魏綾鴻

採訪／萬華社大編輯採訪社

林淑寬、林錫爵、李美娟、錢志偉、張世忠、周華、劉芳如、薛惠瑩、陳慧娟、張至翔、王怡婷、趙惠琪、許宜湘、吳佩玲、施宜君、李大華、葉明珠、何巧玲、黃亦偉、蘇俊豪

攝影記者／莊國琳

感謝協助／黃子明先生、江思賢先生、陳金耀先生、蔡麗華小姐、台北市糖部文化協會、高傳祺先生、喻劍飛先生、西園醫院、台南擔仔麵、日日春關懷協會、創世基金會平安站、社工張獻忠先生、柯得隆先生

版權所有，如須引用或轉載，請聯繫萬華社大並註明出處

No.21_2009/01

封面攝影／莊國琳

艋舺傳奇

CONTENTS

半年刊，逢一月、七月出版，非賣品，印量有限，敬請傳閱。

04 【封面故事】

一位站壁仔的告白

黑街裡的春光／消失的寶斗里／晚風習習
尋找性工作者出路／1949年脂粉下的笑容

16 【新視野】

金碗內的擔仔麵

18 【專題報導】

縫製出外人生・一卡皮箱
艋舺新人生・落地生根青草巷

22 【老店】

小花園繡鞋似錦
西門町飄來火腿香

24 【特別企劃】

誰怕遊民

何處是遊民的家／街友的故事

28 【社區】

兩棵樹長成一座公園

30 【飲食】

布袋蚵肥美多汁

31 【學習花園】

採訪第一線

愛上金工／我的處女篆／為自己打開機會大門
分享和風的美味／可以做夢、可以行動

34 【健康專欄】

漫談精神科的治療方式

35 【地圖導覽】

萬華區本期內容指引



日治時期臺灣人鋸木之剪影。
(高傳棋提供)

出外人生，向前行

■萬華社區大學主任／廖鴻宇

林強的歌「向前行」這樣寫著：火車漸漸在起行，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親愛的父母再會吧！門陣的朋友告辭啦，阮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有好康的擺在那，朋友笑我是愛做暝夢的憨子，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

評鑑準備工作的假日午后，難得偷閒拜讀了楊索老師的贈書《我那賭徒阿爸》，翻開煞時彷彿活水源頭般，以涓涓細流潤澤枯索的心靈。或許正因自己與筆者同樣來自中部，有著同為異鄉人身分的移情作用，亦或許書中所載那片稻浪田埂，牽動著似曾相識的鄉愁記憶。筆者經歷悲苦而成長，選擇寬容而更有生命力，透過生命書寫，不僅更加扣人心弦，更能引發共鳴與感動。

台灣是多元族群的社會，千百年前即有海洋民族遷徙來台，他們是島上最早的「出外人」。爾後，更有海上霸權的殖民，甚至是經歷戰禍湧入的難民潮，而「艋舺」身為「台北發展史」的起點，即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而台灣多高山與溪谷等地理條件，早年限縮了人們的經濟活動。為了發展求生存，不得不向外找活路，於是大都市成了離鄉背

井討生活的人的希望寄託。

清代，因航運、商業繁華而發展的「艋舺」，後來也因此逐漸匯聚許多「下港」的「出外人」，時時上演著一幕幕如何在台北城討生活、和周圍各色人等的辛酸血淚，以及幾十年後他鄉變故鄉、外地人成在地人的故事（重要聚落如：下崁庄、加蚋仔、南機場、西門町等舊地名）。熙來攘往的「出外人」，不論為了求三餐溫飽，或為了衣錦還鄉，有人默默拚搏，有人不擇手段，形形色色來去匆匆，交織

成無數感人的「出外人生」。不可諱言的，出外到異鄉，除了要有勇氣決心，往往都需要歷經一番華路藍縷的奮鬥過程。

今昔過往，不論是璀璨風華或滄桑蕭瑟，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專屬的故事，萬華是懷舊也是歸屬的寶地，紀錄了許多人悲欣交集的生活。胼手胝足、勤勤懇懇地勞動是台灣人的特質，無論「外地人」或「在地人」，都應有責任感與使命感，繼續在這塊鄉土奮鬥前行，尋回那份最初也是最善良的記憶情懷與認同。



1920年代艋舺露天食攤仔。(高傳棋提供)



一位站壁仔的告白

■採訪／趙惠琪、王怡婷、張至翔 ■撰稿／王怡婷 ■攝影／黃子明、莊國琳

艋舺的情色行業興盛，可追溯至約300年，
並迭經更變衍為娼館、茶館、阿公店等各種型態。

民國86年，陳水扁擔任市長時廢娼後，
從娼者轉為街巷私娼，她們的謀生風險更大。

本期封面故事深入報導一位私娼的告白、

黑街觀察日記、消失的寶斗里

以及性工作者何去何從，

冀能呈現街頭私娼的悲喜世界。





在暗巷中，有一群等待的女人，她們是狩獵者，但同時也是獵物。

天色已晚，在萬華著名的紅燈區傳來一陣喧鬧聲，其中，有一位身著黑色緊身上衣、短裙，腳踩著漆皮高跟鞋的女郎，她對同伴嬌嗔：「這不是我要喝的啦，是客人要喝的！」很快她迅速離開，原來她已談好交易。

我們尾隨高跟鞋聲，走入黑巷，巷裡各種站姿、打扮的女郎群聚。我們鼓起勇氣想靠近攀談，這時看見隔壁有位畫著淡妝、留一頭黑色長髮，腳穿紅色羅馬鞋的中年女人。

我們望著她，正打算嘗試訪問，沒想到她主動問說：「有什麼事嗎？」她的聲音乾脆有力，在聽我們畏縮地表明來意後，她很大方地說：「好呀！」隨後，帶我們走入深巷，她坐上一部機車，再次說道「莫驚啦！想問什麼儘管問。」

以下是這位性工作者黃姊的告白：

我也不是甘願進入這一行，年輕時，我的夢想是做車掌小姐，但是並沒有圓夢，假如時間可以往回走，我一定要去當車掌。當初，我是因為丈夫意

外去世，為了兩個兒女的學費和房貸壓力，在學歷不高、賺不到什麼錢的狀況下，我才走上這條路途，這是我謀生的最後一步。那時，有一個姐姐帶我來這裡，我就開始做到現在。

最怕白做奧客

做這行並不是站著就能賺到錢，有時候站整天，只做了一個客人。而且我也不是不挑，像遊民全身髒兮兮我才不要。有的客人滿身酒氣、身體刺龍、刺鳳，看起來有殺氣的我也不接。錢攔賺就有了，我不會什麼人都做。

我也不會要露奶秀腿，反正人客是各有所好，有些人喜歡有肉的，有些人就愛腰細奶大的，這要怎麼比？就像每個人家飯桌上都有好幾道菜，你愛吃肉我愛吃菜，這攏是隨人愛的。

做這途眼睛要睜亮，愛卡笑面耶，也要懂得保護自己。像我要做之前的十分鐘就沒得閒，客人脫褲時，我就要趕緊看他有沒有得病。然後，還要留意他講話口氣，判斷他是怎樣的人，如果看起來變態變態的，還是那下體怪怪的，就連錢也不要，好聲好氣請他離開，不然就自己落跑，性命卡要緊。

做這一行，我最差的經驗是遇到一種奧客，他褲子都脫了、我也全身脫光，做到一半，他才跟我講，他舉不起來，這時陣就甬硬做，直接請他穿衣褲，加減添個200塊，算是請我喝個涼的，貼補一下，不然要按怎辦？

警察跨區抓人

若是遇到卡愛玩的人客，要求較多的姿勢，我也不會特地去看片子學，完全看人客怎麼說我就怎麼擺。在做的時陣嘛莫多話，人家如果願意跟你聊，就多少聊一下，假如是那種不愛講話的，我就怏怏做就好。不要看我們年歲比較大，雖然沒辦法跟那些細腰、奶膨的妹妹比，也是有二十幾歲的少年家來找我做。

做這一行，我最擔心地就是那些來釣魚、花錢請人客跟我假交易，或者直接偽裝成人客，像我，就有被萬華區以外的警察給抓過，這些警察為了做業績，就跨區來取締，我曾經被警察帶到新店，一關就是一天。

這還不打緊，我還得自己掏錢坐計程車回來，真是「蚊仔叮牛角」，一整天做白工。我在這行做久了，是不是警察，其實一眯眼就看得出來，像這一帶的警察雖然也是會抓，但卡有人情味，有的還會叫我不要整天直直站在騎樓下，這樣不好看，苦勸我要四處走走，假裝是路人，或是到暗巷裡站，比較不會引人注意。我們加減還是要尊重警察，畢竟他們也有上級壓力，也有執法難處，我們看到他們來的時候躲一下，大家都是出來賺吃的，互相尊重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金融風暴掃到

你們問我「為甚麼不去阿公店做？」我不是沒想過，但是，講實在的，像我們這種個體戶卡自由啦！又不用跟頭家拆帳，賺的都是自己的，況且阿公店的坐檯時間長，我體力不比從前，沒辦法撐整天不休息。現在我自己在外面買一間套房，我如果站累了，晚上11點多就回去補個眠，住處很近，等晚點再起來做生意，現在年紀大了，還是照顧自己的身體卡重要，何必為了錢拼性命？我的孩子都已經長大，他們自己有收入，我現在賺錢只供生活開銷和房貸，夠用就可以了。



遊民、私娼在萬華四處可見。（攝影／江思賢）

說到賺多少，現在景氣差，我的生意也有受影響，這是莫法度的事，金融風暴弄到美國的雷曼公司垮掉、冰島的銀行也險險全倒，全世界都在蕭條，我們做這一行加減攏有受牽拖到啦！

美，還要樂活

黃姊是個注重養生的樂活族，她對賺錢不強求「身體健康最重要」黃姊說。

■撰稿／張至翔 ■攝影／莊國琳

黃姊的長相清秀，留了一頭長髮，看得出髮型是設計師精心剪過，造型看來是俐落、有型有款。黃姊的皮膚白淨、看來保養得當，容妝素淡，她的體型矮小、身材屬於中廣型，在爭奇鬥妍的性工作者群中，看來並不特別醒目，但她的親切、自信的態度，以及對我們友善相待，卻讓我們打破舊有、單一的悲情私娼形象，真實地體會街頭女性的生活態度與多重樣貌。

打扮具自信

採訪的當晚，黃姊身穿一襲絲質服裝、上半身的黑色衣裳、綴連絲質的花朵，下半身是紅黑交錯的花裙，裙長及膝，打扮中規中矩、整體呈現低調不誇張的暗色系。在配飾上，她配戴方形環狀的K金材質耳環，並且只戴單耳。黃姊手腕佩著粉色水晶和褐石交錯的伸縮手鐲，是在廣州街購買的。她的肩上背著中型的黑色牛皮包，腳上穿的是當季熱門的紅色、平底羅馬鞋。

黃姊的穿著簡單，卻兼具品味與格調，想必也需要不少花費。但黃姐得意地說：「少少的花費就可以找到這些服飾、配件，」她說，自己都是在康定路上的東隆美妝、西昌街夜市、重慶北路上、西門町等地採購。她也很高興能夠從這些便宜的服飾店，買到能夠和人拚生意的行頭，這些衣飾確實也發揮作用，讓她接了不少的生意，可以說是物超所值。

黃姊說，因為她身材矮小、體型圓潤，裝扮上採取簡單、合乎體態才最適合自己。她說，同行中流行的豔麗服飾，絕對不適用於她的風格。黃姊還說，她最鍾愛粉紅色，因為這是她的招財色，每每穿上一襲連身粉紅洋裝，當天的生意肯定比平常好。

充滿知性美

在生活態度上，黃姊是個注重養生的樂活族，她對賺錢不強求「身體健康最重要」黃姊說。所以，她就像上班族，每天工作8小時，上工時間是傍晚6時到隔日凌晨2時，因為自己就是老闆，所以感覺疲累時，黃姊就回去附近的住處休息調養，等待精神恢復後又立即回到工作線上。

在暗巷的花花世界中，論身材樣貌，黃姊皆不特出，但在言談間，她卻散發一股少見的知性美，相信能為她生意加分許多。

黃姊侃侃而談的內容，最讓我們驚訝的是，她對金融時事的關心，例如，談到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雷曼兄弟的倒閉，冰島事件的爆發，使得性工作者也面臨空前的危機。黃姊的這番話顯示，台灣真是高教育的國家，平常大家只知運將擅於評析政治，沒想到黃姊說出「蝴蝶效應」的理論。

當我們詢問黃姊，平常看哪些電視節目，有沒有看當紅的連續劇「娘家」，沒想到黃姊卻一臉疑問、好像沒聽過這齣戲，她還回答：「我的娘家都死了！看什麼『娘家』？」

“

做這一行的風險很大，
有時會遇到偷東西或搶錢包的客人，
所以，她絕對不會在身上帶值錢物品，
才能降低突發的危險。

”

現·場·直·擊



黑街裡的春光

■採訪／林錫爵 ■撰稿／林錫爵、李美娟 ■攝影／林錫爵



萬華人對帶有濃郁粉味的紅燈區並不陌生，但是，對做為外地人，就有如一次次

的探險行動，為了本期專題，我多次在夜晚前往觀察，並寫下第一手的筆記。
第一次，我騎機車探路，從桂林路到康定路口準備左轉，發現在昏暗的陸橋下，有三兩位女性聚集，兩位坐在機車上，其中一位年約30歲很像原住民的女子，長得很漂亮，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此時，附近還有兩、三個男人，盯著她們看，這位女子索性走到同伴旁邊，點起一根香菸吞雲吐霧起來。

我行經桂林路口，發現不少這一行的女性。有一位穿黑色緊身裝、超迷你短裙、黑色大網襪及高跟鞋，年約50歲上下的濃妝女子，她向我靠過來，似乎想和我談交易。在北邊直到桂林路口的騎樓下，共有四位小姐，她們分散站在柱子邊或靠著牆邊，騎樓左邊一條小巷，也有5、6位女人。

查戶口的人

我在康定、桂林路口假裝左顧右盼，右方有一位身材不錯的女人，我與她眼神交會，她即問道：「少年仔要不要快樂一下？」我問她：「多少錢？」她回說：「一千塊」。我接著問：「在那裡做啊？」她說：「就在前邊大樓進去的三樓。」「你自己的地方嗎？」我問。她回說：「對啦！自己的地方方便又省錢。」這時，她停頓一下，問說：「你要不要呀？」結果，她看我只是問話，就白我一眼，很快走開兩三步遠。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被她們這行所稱「查戶口的人」。

這時，我轉往附近的麵攤和老闆聊天，並問起街邊行情。老闆說，過桂林路那邊的小姐比較年輕漂亮啦，約一千三至一千五」。他小聲地說：「這邊的年紀大些，價格一千塊左右，客人有做粗工的或是沒伴的老年人居多。」我問，她們會互相爭地盤嗎？老闆說：「大家都是討生活的，偶而會有口角，還不至於發生吵架啦！」

“做這一行也要有自保的
三、兩下功夫”



髒亂造成社區問題

私娼、流鶯輾轉從青山里移師到富民里，成了富民里里民最困擾的社區問題。居民最常反應的是，小姐等客人時在騎樓吃零食、雞爪，順手餵野貓野狗卻不清理殘渣。嫖客則是丟煙蒂、吐痰或檳榔汁，影響環境的髒亂。

為什麼這些小姐們離開公娼寮後會轉進富民里？

里長表示：「剛好西昌街兩排的房子都有地下室，租金便宜，正好可以成為小姐們交易的場所，」而康定路和桂林路上又正好有旅館，小姐們聚集在旅館附近也是方便就近到旅館交易。里長雖然對房東進行「道德勸說」，請居民不要租房子給這些小姐，但是房東的普遍心理是，房子又老又舊，一般人也不可能會來租，租給小姐營業，至少還有點收入。

接下來我想問他，有沒有黑道在收保護費，但麵攤的客人看起來像混黑社會的，所以，我不敢繼續問。交談期間，大樓內陸陸續續的又走出來兩位小姐，麵攤女老闆問其中一位身材修長的小姐：「阿英今天怎麼沒出來？」一位小姐回答說：「她今天人不舒服。」接著一位就站到樓梯口斜對面的柱子下，一位就站在距離麵攤約五步遠的牆邊。兩分鐘後，大樓內走出來一位光頭阿伯，一溜煙的就不見人了，然後是三位小姐嘻嘻哈哈地走出來，在路邊攔一輛計程車離去。

拉客危險性

在經過幾次的黑夜觀察，我在97年十月初的一個上午，走往康定路觀察流鶯的交易區域，我往桂林路附近的巷口張望，發現一棟大樓的中庭聚集了七、八位小姐。在等無人的時刻，她們互相交換化妝技巧，這位小姐教別的街頭同行如何黏假睫毛。

我和一位小姐攀談，問她「你怎麼分辨是不是客人？」她說，一般路過的人不會與她們眼神交會，也會流露鄙視的眼神。但是，尋芳客會露出曖昧笑容，有的是會經過身旁時，問有沒有做？她又說：「做這一行也要有自保的三、兩下功夫，對面的大樓每年都會死一位小姐。」

她說，自己練過跆拳道，客人要是罵三字經，咬耳朵、奶頭，她會賞他一巴掌、用過肩摔伺候等等。另外，她談起萬一遇到搶劫，套房內也有利刀、雙節棍。

回程時，我走到康定路、桂林路的天橋下，看到不遠處有位阿婆坐在機車上，少說有60歲了，正跟一位頭半禿，年約50多歲男子交談，只見她大手一舉，手指比出七的模樣，大聲吆喝：「好啦，走！」她躍下機車，往旁邊的大樓走去，那男子也尾隨進入，很明顯的已經談好交易價格。沒想到，這是我觀察以來，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成交的性交易。

華西街的觀光夜市街橫跨過桂林路，一路延伸至最後的盡頭貴陽街。很難想像，從清朝道光、咸豐年間，一直到民國86年廢公娼前，環繞整個桂林路、華西街、貴陽街二段至環河南路二段這一帶，是一個充滿胭脂粉味、紙醉金迷的世界。

風月歷三朝

根據萬華的文史工作者柯得隆先生描述，清朝道光、咸豐年間，大陸與台灣兩岸間海上交易鼎盛的年代。當時，港口貿易頻繁，與福州、廈門往來的船隻眾多，於是，在距離淡水河的大溪口碼頭（今一號水門）不遠處的貴陽街與華西街北段的交會處，便發展成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地點，繼而娼寮、妓樓、酒樓就一間間如雨後春筍般開張，船夫與碼頭工人也有了排憂解悶的場所。



華西街公娼館門口的老阿嬤



消失的寶斗里

■採訪／劉芳如、張至翔 ■撰稿／劉芳如 ■攝影／黃子明、莊國琳

在日據時代，從西園路與貴陽街二段交叉口、向西至華西街到第一水門，轉過桂林路至西園路一段，則成為日本官員及商人尋歡冶遊的地方。此地光復後改名為寶斗里，風月更盛過往，是全台皆知的風化區。從民國七十年行政區重劃後，將寶斗里歸併成為青山里，雖然更名，寶斗里依然是台灣風月史的重要象徵。

娼寮現形錄

現在的桂林公園旁與華西街垂直的小巷道，就是從前公娼寮的主要巷道。柯得隆先生的家，就住在距離這個巷口斜對面的華西街上。他回憶說，這裡龍蛇雜處，小孩上學、放學要繞路，平常，婦女上、下班也避開此處。

當時，如果男人騎腳踏車或是走進這些小巷道，寶斗里的小姐會靠近挑逗，邀請你到裡面坐之外，有的甚至會故意將你身上的墨水筆、眼鏡等配件取走，然後快速地躲進娼館，路過的男性為了取回個人財物，只好半推半就地進門。

公娼館多半是兩層樓建築，一樓的標準規格是，中間牆面會開一扇窗、兩側都有門，兩側門邊會站著小姐。從窗外就可以看到客廳沙發、椅子上坐著一排小姐。走道直通到後面的廁間和洗手台，兩側就是辦事的房間，每間房約一個榻榻米大小，內置一個小梳妝台。

不論是哪一家娼館，都會在二樓牆上開個小門，從火燒過後的遺跡可以看到，窄門剛好是一個人方便穿越的高度。過去被稱之為八間仔的那一條巷道，頭頂上刻意鋪蓋著鐵皮或是木板見不到天日，剛好連接對面娼館形成一條密道。只要遇到管區警察的上級單位臨時抽查，這裡的小姐跟客人就利用娼館間互通的密道逃竄。

雛妓的地獄

這些密道七彎八拐，最終是通到華西街上的中油加油站，光天化日下，一群衣衫不整或全身赤裸裸的人，就從加油站的角落鑽出來，死命地在街上奔跑，附近的居民經常目睹這種奇景。

假如沒有年輕貌美的私娼，公娼館根本很難生存下去，也就衍生人口販賣、黑道圍事的問題。警察之所以抽查公娼館，就是為了查緝暗藏非法的私娼和雛妓。暗不見天日的娼館是雛妓、私娼的地獄，她們受到老鴇的控制，沒有生活自由，想逃跑會被保鏢捉回來痛打。

花街今何在

民國86年廢娼之後，遊客可以自在地走進華西街，剛廢娼時，紅燈區過去人潮湧的景象明顯變少，但是仍然有三七仔躲在暗處，看到年輕人會喊「少年仔，要不要找小姐？」然後，就帶到較遠處的旅館交易。不過，在公娼館結束營業，有的公娼轉為個體戶的私娼，寶斗里的三七仔也漸漸少了。

失去公娼館的從娼女性轉為私娼，往西昌街、康定路、桂林路和和平西路等地，都可見她們或坐或站等待尋芳客。曾經是燈紅酒綠、男男女女左擁右抱的寶斗里娼寮，如今是一堆空無人住的廢墟，往昔的愛憎血淚也成雲煙。

今



寶斗里一夕成廢墟。



警察臨檢時，私娼從二樓小門，往狹小走道流竄。

“當時，如果男人走進這些小巷道，寶斗里的小姐會故意將你身上的筆、眼鏡等配件取走，快速地躲進娼館，男性為了取回個人財物，只好半推半就地進門。”

”



計費用的鐵盒子

嫖客進去消費時，先到櫃檯買票，通常一節15分鐘。進門有一個小鐵盒，鐵盒是給客人投入票券用的。小姐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後，再把鐵盒子拿到櫃檯結算營業額。

晚風習習

麗君告別這一行很久，過去，她從事難以為外人所道的職業，當時孩子們不會去追問原因，大家心照不宣。

■採訪／許宜湘、趙惠琪、王怡婷、張至翔

■撰稿／許宜湘 ■攝影／莊國琳



戴假髮的麗君在文萌樓外的背影。

前公娼工作者60多歲的麗君，年輕時為了孩子的高昂學費，曾經在萬華街頭做過私娼，後來她轉往歸綏街的娼館工作。在廢娼後，她擔任日日春關懷協會的義工，

為爭取性工作者的權益奮鬥。

短髮花白的麗君，身穿暗紅色的綢緞上衣、黑色絲質長褲，手臂掛佛珠、玉珮。她的右手穿上桃紅色的手套，主要是因為工作過勞的關係，產生脫臼的現象，同時雙掌關節也扭曲。她的手部雖然開過刀，但手指的血液循環不佳，常常會受凍，所以右手都會帶手套保暖。

麗君告別這一行很久，過去，她從事難以為外人所道的職業，當時孩子們不會去追問原因，大家心照不宣。在辛苦多年後，現在終於能夠獲得安寧的生活，兩個兒子也盡心照料她。

她在言談間充滿自信和自我肯定，對於外界批評做這一行，是因為皮肉錢好賺，麗君很不以為然，她說，這一行要面對三教九流的男客，經常處在危險中，不是當事人不會瞭解「還不要說被人看輕的事」。

過去，她每逢心情低落，就會到陽明山散心，這裡是她解憂愁的地方，讓她能忘掉煩惱。當年，她經常帶孩子來這裡，陽明山的風景還變成兒子向同學炫耀的旅遊勝地。

目前，她的大兒子在家裡照料家務事，老么則跟朋友合資開工廠，生活物質上雖然不是很富裕，至少都能安定地過日子，「一家人能夠在一起生活是我最大的幸福」麗君說。



文萌樓的外觀。



文萌樓入口招牌。

在 今年的美國大選中，加州對一項針對「性工作者是否應除罪化」主題進行公投；台灣政府也在十一月中旬召開公民會議，邀集社會學者、反雛妓運動的勵馨基金會，以及日日春關懷協會等團體討論除罪化。

台北市的自從自民國86年9月廢公娼以來，此議題引發各種層面的爭論，但是性工作者仍然被需要並存在著的問題，公娼廢除後轉為地下化，在歸綏街、萬華一帶謀生的私娼普遍可見，她們是台灣性產業最弱勢、底層的一群，在身體健康、人身安全，以及法律權益都受到威脅。

很多國家的性

工作是合法的，通常在合法模式底下，政府一定會加設一些行業守則，以方便管理，例如發牌或規劃特定經營區域、愛滋病防治等。荷蘭政府以及性工作者公會的做法，合力將犯罪掃出紅燈區，以保護遊客及性工作者的安全。

荷蘭的性產業在全世界知名，性工作者大方地在紅燈區櫥窗展示若半裸露的胴體、態度輕鬆並且自信。今年還有一項創舉，就是藉由服裝設計

師進駐紅燈區，將該區變身為時尚伸展台，以帶動當地的觀光產業。

日本是將這種人類互古的需求，發展成具有高產值的情色產業，並且透過各種媒體行銷全世界。另外，包括：荷蘭、日本、丹麥、德國、法國以及美國等地，也都設立各具特色的性博物館。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館展示各種中外性道具、性行為的圖片、書籍等多種展示物，讓參觀者可以從中認識人類性史。

萬華從開埠時期因應羅漢腳的需求，發展出情色產業的歷史，並至今依然以各種形貌存在。回歸到問題本質，在民間團體為性工作者爭取勞動權，還給性工作者尊嚴和去污名化，站在人權的立場值得肯定。但同時，無論是個體戶或者各種性行業的類型，也涉及社會上不同立場、層面的拉鋸考量，如何找到適切的解決之道，這仍然需要各方深思。

尋找性工作者出路

■ 撰稿／薛惠瑩 ■ 攝影／黃子明



“

她們是台灣性產業最弱勢、
底層的一群，
在身體健康、人身安全，以及
法律權益都受到威脅。

”



▲1950年代貴陽街一景。



▶1920年代萬華女紅場。

1949年 脂粉下的笑容

這是一篇刊載在1949年4月10日《女人》雜誌的文章，作者不詳，只知文章標題為「艋舺艷窩」，文章摘錄如下。

■圖文提供／高傳棋老師



▲1910年代艋舺風化區。

當太陽西下，華燈初上，照例這裡的人影便活躍起來……但是，那些跑來尋花問柳的快樂忘形，誰又會注意到那些可憐蟲們的笑容裏，是含蓄著深沉的悲哀呢？

為了吃飯，用眼淚洗滌脂粉的光華

妓寮是一種商業性質的賣買場所，是製造花柳病的機構，更是下流社會的發跡地……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然而，在公娼制度廢止的本省，臺北的暗娼館，卻依舊到處林立，儘管社會的攻擊和譴責，為了吃飯，為了要活著，多少可憐的女性，還是顧不了墮落與恥辱，幹著這一行行違背心願的不名譽的神女生涯，將父母賦予的寶貴的身體，一任那些瘋狂的男子們予取與摧殘，用眼淚來洗滌脂粉，以換得『飯』的代價。

有明町四丁目，挨近淡水河邊，也就是芳明館背面，一簇鴨籠般的矮屋。裡面滲插著數條彎彎曲曲的狹窄的小巷，這一塊地域，就是有名的艋舺艷窩的聚集地，此中擁有屬於下等方面的娼家，約莫有五六十戶，神女在數百以上，於一個別有天地的人間黑暗面底縮影。



▲1950年代萬華第一水門河。



▲1931年艋舺的芳明館。

那不自然的笑容中，飽含著深沉的悲哀

當太陽西下，華燈初上，照例這裡的人影便活躍了起來，那些嬌裝若嬋娟的可憐蟲們，便鼓起那副不自然的的笑容和癡立門前，眼珠兒在四射著，準備逢迎著那些瘋狂的獵艷人。但是，那些跑來尋花問柳的，快樂忘形，誰又會注意到那些可憐蟲們的笑容裡，是含著深沉的悲哀呢？

生活在這個殘酷的火坑中的她們，是不能享受一如普通的人們。所謂『三八』制的工作制度的，她們沒有接客時，就是歇下，表面上似乎是在休息著，然而，無論白天夜裡，她們停歇的時間，事實上也就是等候顧客光顧的時間，除非徵得了老鴇的特許可後，她們才能夠上街去溜覽溜覽，或看看歌仔戲。但這種特有的機會，卻是很少的，她們唯一的享受，就是白天上午或者可以安靜地睡一次長覺，可以將枯竭無力的疲瘁底身子歇氣一下，因為在這個時候，通常是較少有顧客的。

老太婆替姑娘『放港』，拉拉扭扭，糾纏不休

一個月以前，我就想去訪問一次這個屬於下層社會的妓寮，可是都沒有充裕的時間，一直到了前天，始獲實現，偕同另一個同業並特地邀請第二分局的一位刑事先生作陪，當我們走到了一個小地名叫糞寮厝時，刑事便停住告訴了我們如何轉彎抹角進入那一道門，並說：「我不能進去，因為她們會怕我是來捕她的……」。之後，他先走開了，我們向著圍著淡水河的那條圍牆邊巷角走去，遠遠的看到了一個老太婆在對著一個男子拉拉扯扯的，糾纏不休。據說那個老太婆就是「放港」的，替姑娘拉生意，在這塊地域幹著「放港」這一行的，不止是老太婆，還有小女孩總計有一二十人之多。

短褲兒，白汗衫，袒胸露體的

走上巷子，一個年紀約莫是雙十上的女子，穿著高高的木屐子，短褲兒白汗衣，袒胸露體的，臉上是塗著那麼多的脂粉，卻掩不住青黃的慘態，故裝笑迷迷的。走近了我們的身邊，低聲地說了一連串的日本話，即發覺著我們聽不懂了，再以臺語插著一半混些不很自然的國語說道：「請進來坐，有新來的姑娘，比我更好看啦」。她一點也不害羞的，懷著懇切而堅決的意思，好像不把我們拉進去不方休的。

「小姐，如果我們不是顧客，你也願意和我們說幾句話嗎？」我用一種客氣的態度輕聲地問。



許董事長讓台南擔仔麵打出國際知名度，他從裝潢到餐具費盡心思，例如酒杯選自德國第一品牌，餐具購買英國Wedgwood瓷器，包括刀叉等所有物件都是世界最頂級。

金碗內的擔仔麵

■採訪・撰稿／劉芳如 ■攝影／莊國琳



走進華西街的台南擔仔麵海鮮餐廳，天花板所懸掛的巨型水晶吊燈，已令人彷彿置身歐洲宮廷。餐廳用餐區的設計風格充滿華麗風，其中，規劃出帝王廳、奧地利廳、西班牙廳、凡爾賽廳和壯闊典雅的皇家豪景廳。在用餐時間，身著白色制服的男女服務生，手端龍蝦等大菜，從容有禮地進行桌邊服務，猶如豪門盛筵。

路邊攤起家

這家高規格的餐廳，置身於華西街夜市，就宛如一位貴婦，也和周邊的龍蛇雜處成為反差對比。然而，誰想得到，在50年前，這家五星級餐廳只是街角路邊攤。餐廳黃耀民副總表示，餐廳創辦人許穆生董事長非常具有視野，他才能夠從麵攤起家走至今天的場面。

許董事長的麵攤營業規模愈來愈大，他開始考慮如何做到國際化，讓台南擔仔麵打出國際知名度。在作法上，他從裝潢到餐具費盡心思，例如酒杯選自德國第一品牌，餐具購買英國Wedgwood瓷器，包括刀叉等所有物件都是世界最頂級。

世界名瓷上桌

黃副總還提到，70年代的日本觀光客絡繹不絕，他們非常驚訝，服務生端來的擔仔麵是由彩繪銀邊細花的餐碗盛裝，仔細一看，桌上是價值新台幣16,000元的英國皇室御用的Wedgwood瓷器餐具。這一回讓他們真是大開眼界，沒想到這家外貌不起眼的餐廳，居然不惜重金去營造那麼豪華、充滿貴族氣息的用餐環境。

在餐飲口味方面，台南擔仔麵因應趨勢調整成少油鹽，並將台式海鮮料理融入日本與歐洲的飲食精髓，採中餐西吃的方式，這也獲得外國人的好評，在品嚐台灣美味能顧及衛生。

常客政商名流

在70年代，台南擔仔麵所營造的高水準用餐環境，可說遠超過國內的國際級飯店。因此不僅日本觀光團趨

之若鶩，在台灣外貿鼎盛時期，這裡也是招待國外客戶最好的餐廳，大家主客盡歡，兼顧面子及裡子。例如鴻海集團領導人郭台銘就是常客。

令人好奇的是，件件名品的餐具物件價格高昂，一個碗的價格甚至要3,000元，萬一被客人或服務生不慎摔破，要如何處理？黃耀民說，不論誰打破，他們是列為壞帳，畢竟沒有人願意發生這樣的事。



DATA



台南擔仔麵海鮮餐廳

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31號

02-23081123

民國六〇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階段。許多產業復甦，也讓懷抱夢想的農村子弟們，離鄉背景，前往陌生的城市尋找機會，打拚出一片天地。

落腳成衣街

萬華的大理街因臨近火車站的關係，讓許多離鄉的遊子們紛紛在此開創事業。批發市場、製衣工廠在此最巔峰時曾達二千多家。也造就了大理街在台灣成衣界的地位，有了「成衣街」的稱號。

秀展服裝行的老闆陳聰仁先生，在此開業已三十年，來自雲林西螺的他，回想起當時出外打拚的歷程，他說：「小時候家裡很窮，是三級貧民。所以，國小畢業後就必須去學習一技之長以養家活口，一開始我是去學做女裝，希望可以當一家女裝店的老闆。」在當時，師傅並不會主動去傳授技

縫製出外人生

■撰稿、攝影／張世忠

藝，需要靠自己在旁邊去觀察與學習，經過了三年六個月的學習。陳老闆成為了一位女裝師傅。

老闆娘江秀珍女士，家中是從事紡織業，因此認識許多成衣工廠。當時，成衣產業在台灣非常興盛，所以兩人計畫結婚後要開一家服裝行。老闆娘說，因為父親朋友在大理街有房子，於是，民國六十六年秀展服裝行於在此開張大吉。

生意漸蕭條

拜經濟發展之賜，百業興盛，大理街服飾商圈成為北部鄉鎮的批貨中心，秀展服裝行和周遭同業的業務都很暢旺。然而，後來隨著七十年代，松山五分埔與台北後車站的批發地興起，大理街生意也就愈來愈難做了。

老闆娘江秀珍敘述大理街成衣的興衰過往，話語不無感嘆。除了台北後車站挾著年輕創新的流行服飾，取代了大理街在台灣北部的批發地位。近年來，大陸廉價服飾的傾銷也讓生意跌至谷底，商圈至此一蹶不振。「我們左鄰右舍都是出外人，來到這邊打拚，現在景氣不好，消費能力大減，大家也只能撐著。」老闆面帶無奈地說。離鄉至此打拚的遊子們，面對經營大半輩子的事業寒冬，家鄉是回不去了，也只能苦候著。

江秀珍說，她希望在此半生打拚的服飾區，未來能跳脫成衣批發的侷限，可以發展出其他相關性之商品，讓大理街有更多元化的展現。甚至引進流行的服裝、飾品，家飾等，一併進駐發展為居家生活商圈。「如果能結合附近金飾店、夜市、與古蹟龍山寺搭配旅行社的行程，成為觀光客的一個觀光購物點，萬華成衣街將能永續繁華，那該多好。」在訪談結束前，她滿懷盼望地說。



一卡皮箱

■ 撰稿、圖片提供／張世忠



張世忠父親年輕時。



張世忠（左前一）全家福。

阡陌縱橫夾雜著綠色稻田，儉樸的農舍則散居在稻田兩旁，努力的農夫在稻田中央與辛勤的水牛正忙於農事。日出而耕，日落而息。這是阿爸記憶中的家鄉，如此地純樸自然。

出生雲林的阿爸，十幾歲國校畢業後就告別父母，隻身北上打拼。從懵懂的年少時期至現今中年時期，轉瞬間，在台北打拼已餘三十年，並且逐漸在此落地生根。

從小就在台北長大的我，除了過年過節會回到阿爸的故鄉，平時也甚少回去。或許身上流著是阿爸的血，對於雲林總感到親切卻又陌生。每當踏進雲林的土地總是興奮卻又略帶緊張。這種情緒總是不定時地，伴著躍動的血液，在心中油然而生。

常聽阿爸訴說著身為農家子弟的悲哀，與當出外人的無奈。靠天吃飯的農民，每到收成之際總是祈求上蒼，祈求風調雨順，別讓一整年的心血毀於瞬間。農家子弟如果不務農，就得到大都市另謀出路。阿爸就在這種情況下，形單影隻，伴隨他的只有一只皮箱，與想家的心情。

承襲著阿爸多年在台北打下的基礎，讓我免除了在外地討生活的苦楚。每當看到從南部上來工作的朋友與同事，都不禁讓我想起三十年前的阿爸。

這是一位失婚母親的故事，也是一個女性在萬華重新起步的故事。

今年50歲劉淑美(化名)，是一位深具草根性的人，她來自台南縣，是個單親媽媽，目前在萬華做專業保姆。劉淑美在10年前失婚，必須獨自扶養女兒。在此挫折下，她沒有怨恨自己命苦、更沒有自暴自棄，她反而被激發出堅強母性及不服輸的毅力，用積極、認真的態度面對人生。

劉淑美在30歲時來過台北，那時她寄居在萬華大姐家，在台北工作幾年後，家鄉的小哥即將開店，需要人手幫忙，她回鄉後，認識幫店裝招牌的前夫，兩人也走上婚姻禮堂，當時，她一心以為，未來將夫妻同心走在人生路。

沒想到前夫卻染上賭博，愈賭愈大以至於常有人上門要債，「忐忑難眠就是我那時期的生活寫照」她說。在屢勸不聽情況下，劉淑美只好連夜帶著女兒，再次投靠住萬華的大姐。

母親擔憂她生活無著落，經常老淚縱橫，也打電話要求住在萬華的女兒、女婿多照顧。說起讓年邁的母親貽養天年之際，還要煩惱她的往事，她頗為內咎。

艱難新人生

■採訪、撰稿、攝影／吳佩玲

當40歲的劉淑美再次回萬華，市貌依舊，龍山寺仍煙霧裊裊，但她帶著剛滿3歲的女兒，身上又沒太多現金，內心的徬徨可想而知。

她心知，雖然可暫住大姐家，但總不能一輩子寄居。劉淑美沒有時間嘆氣和抱怨，只有向前看，做一個打拚的出外人。她說：「那時，我第一目標設法讓經濟獨立。」

劉淑美做過店員，但都因工作時間太長，無法兼顧小孩生活，正在苦惱之際，正巧看到一家幼稚園徵人訊息，撥電詢問後竟是女兒托育的幼稚園，就這樣在園長幫忙下進入幼稚園任職。

在幼稚園工作的經歷讓她輕易考取保姆執照，轉型成為一位專業保姆。劉淑美意識到少子化是必然趨勢，未來的競爭將相當激烈，所以她很努力創造口碑也將進修特殊兒照料和考取看護執照，讓自己的專業技能更多元。

劉淑美除了平常電話聯繫問候，每年也會抽空回鄉探望85歲的老母親，以盡孝道。現在，她租屋在大姐家附近，劉淑美希望有一天能夠買得起屬於自己的房子。





落地生根青草巷

■採訪、撰稿／王怡婷、趙惠琪 ■攝影／王怡婷

「萬華的人很善良，也比台北市中心的人多一份熱情。」落戶艋舺的黃先生說。

原本家住桃園大廟的黃先生，在十年前搬來萬華開設青草行，黃先生的老家也是開立青草藥材行，他從小便耳濡目染，但黃先生說，他是在當完兵後，真正開始和父親學習實務經驗，整整當了三年的學徒，才自己出來創業。

他說，當初會選擇在青草巷做生意，就是看中青草巷的商業群聚效益，碰巧這裡有一家店面倒了兩年，沒人接手，唸企管出身的黃先生便決定由此起步，將傳統的青草店推向制度化的經營管理。

黃先生的店面明几淨，藥材堆放井然有序，與一般藥材雜亂的青草店不同。不愧是專業出身，黃先生以創新的行銷模式，為傳統青草生意注入一股生機。在多年營運中，他看到「繁忙又想養生的上班族」這塊市場，便積極與生技公司合作推出青草茶包，在嚴格的品質控管下，甚至百貨公司也來商討設櫃。

居住萬華多年，黃先生指出，青草店的生存幾乎是依賴著龍山寺周邊的觀光效益，若把龍山寺搬走，萬華也就像失去了中心。「外人總以為萬華是個雜亂的地方，其實十年來萬華進步的很快」他說。

對於萬華的面貌，他表示，萬華的大型停車場與十二號公園相繼建設，老舊社區也多了新的風貌，「萬華的髒亂並不是本地人造成的，而是來自觀光客與大量的遊民。」

黃先生從事青草行已屆23年，他坦言開始有點職業倦怠。不過，他說，憑藉十年來與萬華的深厚情感，再加上青草這個老行業正在逐漸沒落，越來越少人肯花心力去認識學習，所以他仍想在青草巷，繼續努力把青草的知識推廣給更多人知道。



小花園繡鞋似錦

■採訪／周華、李大華、葉明珠 ■撰稿／周華 ■攝影／周華、吳台琪

走入西門町小巷，帶著濃濃古意的小花園繡花鞋，出現在眼前。櫥窗內陳列繡花鞋和舞鞋，一雙雙鳳頭鞋上綻放的牡丹花別具特色。「台北老店」的牌示，註明成立於1936年。

民國38年，陳初學攜家帶眷逃難來台，在台北市成都路重新起步，開設「小花園陳記繡花鞋店」，在鼎盛期間曾有7家店面，目前只剩峨嵋街一家，由第三代傳人陳弘宜經營。

上海老店

創辦人陳初學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四馬路創業。當年，裹小腳或改良腳的婦女，除繡花鞋外幾乎別無選擇，小花園提供到府服務，量腳訂做繡花鞋，十分受那個世代婦女的歡迎。

做一雙繡花鞋，從選取布料開始，設計圖案，一針一線繡上緞質鞋面，剪成鞋幫，再固定在楦頭上，縫合後就是一雙鞋了。以前沒有橡膠及強力膠，

皮革鞋底全靠手工縫合。製鞋技術裡，繡花是最困難的部分，傳統的湘繡技巧難度高，講究左右圖案相同對稱，靠的是師父的巧手，現在則多半交給電腦繡花。

精緻取勝

走過75年，小花園服務對象從早期的貴婦、到如今的華僑、觀光客來買繡花鞋做紀念品，也包括買來做壽鞋的顧客。小花園以手工製作繡花包鞋、繡花拖鞋兼具細緻與舒服，因此還是不乏客人。

陳弘宜來台時才7歲，他身為獨子，即使就讀機械設計，仍不得不從父親陳連茂手中，接下這個家傳產業。陳弘宜的下一代並無意接手，不過，陳家年輕人幫忙建立小花園網站，為小花園再開一扇窗，未來仍有經營空間。

東方意象

繡花鞋獨特的慵懶及東方意象，使小花園成為旅遊的叢書介紹的賣點，也經常登上媒體。不過，一天中，真正成交的顧客

幾乎以個位數計算。陳弘宜意興闌珊，心中的酸楚是可以想見的。

他曾回去上海尋根，想要重拾榮光記憶，但已經找不到小花園舊址，他找不到的豈僅是小花園，而是一個消逝的風華年代。

DATA



小花園繡花鞋

台北市萬華區峨嵋街70號
(02)2311-0045





西門町飄來火腿香

■採訪／李大華、周華 ■撰稿／周華 ■攝影／吳台琪

在人群熙來攘往的西門町鬧區圓環旁，竟然夾著一間只有一、二坪大小的南京板鴨店，它看來極為突兀，但又突顯出獨特風味。

店面牆壁上掛著幾隻板鴨和金華火腿，前面的玻璃櫃裡擺放著幾味滷味，旁邊有曹白魚和蜜汁火腿。

這裡的時光凝結滯重，桌上放著老式的銅秤沾了許多油脂。生意看來明顯不好，照顧店面的中年男人，多數時間在坐著看報紙。

顧客來買滷味，中年男人在取食物和找錢之間，完全不使用夾子和手套，看來實在不衛生。有人抱怨他吃了拉肚子，有人說他覺得食物太鹹，也有人來選購美味的食材。

金華火腿和南京板鴨，是兩種最有名的醃製食物，當年為了便於保存而製，連皇室都喜愛。以前金華火腿可是逢年過節的大禮，一條火腿可以轉十幾手，甚至最後回到原主人手上。

金華火腿並不便宜，切下一小塊便值許多錢。但是遇到不懂美味的人，見到白色的黴附生在乾硬的腿肉上，會退卻三步。不過，懂得賞味的老饕卻嗜之如狂，江浙家庭熬醃篤鮮一定要用到火腿，否則就像白水煮白菜的淡而無味。

站在捷運西門站6號出口，這裡是當年清末老台北城西門所在地，地價曾經高居地王多年，附近的店家流動轉換率很高，當年的西瓜大王消失了，麥當勞速食店消失了。這一家營業近50年南京板鴨店卻仍佇立。看著平交道撤守、中華商場樓起樓塌、紅樓劇場重啟等物換星移，本身也融入為西門町一景。

不過，在寸土寸金的鬧區，它終究難以負荷營業開銷。固守多年的店內夥計透露，這家老店在一年後將結束營業。屆時，走過西門町的人，將再也看不見高掛店內一排的板鴨和陳年火腿。



DATA



南京板鴨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5號

誰怕避民

■ 攝影／江思賢



白天、黑夜，在龍山寺、艋舺公園及萬華的各個角落，總是可以見到群聚的遊民，或坐在廣場聊天，或者無目的地遊走。

對過著安穩生活的中產階級而言，遊民不僅是他者，或許還是應該被逐出視線範圍的危險份子。「他們」有別於「我們」，即使遊民被改稱「街友」，但這只是標籤化的新名詞，遊民仍是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間棄民。

遊民無處可落腳，日日蹲在街頭；寒冬無處安枕，在三水街市場的攤架爭奪床位，僅求一夕好眠。誰試著去瞭解，他們頑強求生，努力維持做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這難道不是一場更為凶險的人生肉搏戰。（施宜君）



善心團體寒冬送暖。



街友享受歲末圍爐聚餐。

何處是遊民的家

■採訪／吳佩玲、施宜君 ■撰稿／吳佩玲 ■攝影／莊國琳

萬華有許多無路無厝的遊民，他們渴望在寒冬找到棲身之處，這個願望能實現嗎？

位於東園街社會局社會福利中心，主要業務是協助萬華區人數達140~150人的街友，醫療，輔導就業等。社工張先生是處理街友問題主要窗口。他長期關心街友，冬天寒流來襲，他也會在晚間十點至次日凌晨兩點，主動夜訪街友協助安置。

社會局針對較弱勢身體有病痛的街友，實施生活重建方案。青山里目前有4名街友接受以工代賑扶助，每天早上九點到里長辦公室簽到後，開始他

們一天的工作，直到下午四點為止，工作內容是清掃巷弄，四人分別有固定區域。

社會局正研議在萬華設置遊民收容中心，

這項方案也在社區引起諸多反彈。社會局工作科童科長說明，遊民問題在都會中不可能消失，唯有就近設置收容所，才能有效處理遊民問題，畢竟要遊民方便前往效果最好。

義工張先生指出，目前公家及民間團體的三處安置收容床加起來不超過120床。設置收容中心確有必要。他說，街友在庇護所可以清潔梳洗，也可以避免傳染疾病的發生，加上一日收容休息後，比較不會把公共空間當睡覺的地方。

柳鄉里李里長認為，郝市長要萬華發展都市更



平安站目前暫時收容數位貧病街友。



創世平安站站長——陳先生。



青山里以工代賑的街友。

新，讓萬華人有房價翻身的機會，卻要在龍山國小旁設置遊民一日收容所，不但有危及學童安全之慮，更有可能讓萬華成為遊民區。

青山里陳里長希望透過以工代賑辦法來扶助，扶助的名額可以再增加，也比把收容所設在學校旁來得好。

平安站站長陳先生贊成設立遊民中心，但他認為，在執行的過程中要有配套措施。譬如，開放遊民外出，應該避開小學生上、下學的時間，中心的附近也應該配備三至五人的警衛和監視器，以維護社區的安全。

對設置遊民中心的意見紛陳，其實正反映社會上對遊民具有危險性的刻板印象、同時需加以管制的概念，這項政策如何溝通與拿捏，正是民間與公部門需要思考的問題。



街友的故事故事Part 1. 楊明和 (化名，64歲)

我在國中畢業後，到大同公司工作。當時公司有提供高職建教，當兵退伍後就繼續留在大同。

28歲時結婚，我有2個小孩，後來與前妻不合，小孩跟媽媽住，但小孩的教育費，我一毛也沒少過。

30歲離開大同，中間換2~3家公司但都做不久。85年時，我被派往大陸公司服務，成為公司派系鬥爭的犧牲品被迫辭職。

回台後卻發現自己擁有的專業技術，不被市場接受，技術淘汰快，加上年齡已是55歲，導致被迫失業。

那時，我沒經過太多思考，只覺得自己花費有限，就趁找工作空檔，每天到台北火車站，發便當給遊民吃，每月花費1,000~2,000的便當錢，持續大概一年。

你問我，為什麼會這麼做？我只是想起，小時後生活艱苦的同理心就去行動，沒料想積蓄就這樣不知不覺用完。我在身無分文情況下，自然就成為他們一份子，不過，很多人不相信我是遊民，因為我都保持外表乾淨。

在七年前，我來到創世做志工，目前每天負責煮約80人份的伙食，提供給來協會的街友。年輕時，我怎麼也想不到現在的生活，雖然很想回到職場工作，但腳車禍受傷，我又64歲了，誰會聘僱我？只要有工作機會，我還是很願意去做。



街友的故事故事Part 2. 劉文雄 (化名，56歲)

我在小時候就被領養，養父對我很好，養母就比較凶。13歲時，我離家報考軍校當學生兵，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指示有為年輕人必看書籍，其中有一本張家麟所寫的《我的弟弟在黃埔》很有名，而我和張家麟在軍校是很聊得來的朋友。

後來，我不適應軍校生活而逃兵，被抓後一直到21歲才退伍，以後，我當了15年的廚師，我做過西餐或是自助餐廚師等各式各樣工作，當時年輕不怕搬重物，長期職業傷害造成脊椎受傷，現在脊椎不好，人站久會麻痺。年輕時，我不懂做人生規劃，錢都亂花，現在是後悔也來不及。

但我算幸運，人面算廣，落魄3個月時還有朋友可投靠。我和其他的街友不一樣，不會喝酒鬧事。老松國小對面的公園，就有街友大白天喝酒，累了就睡公園，所以給人印象不好。

我不一樣，還沒來青山里之前，我在社會局待了2年，幫忙發放物資給街友，但當時身份證掉了，不知道被冒用當人頭，開戶、買車…等，官司打了3年，我還被關半年，真是無妄之災。

年輕時，我也有投稿報社，作品都有留下來，最高寫過近一萬字，可是，因為居無定所，東西就這樣掉了。我還想要寫文章，但是要有環境，有空我也会到圖書館看書。

這是一個邊緣社區創造公園的故事。
在艋舺大道通往華翠大橋前的路邊，掛了一塊「兩棵樹公園」的牌子，但三角形的基地上明明種了樟樹、玉蘭、欖仁樹三棵大樹，為甚麼偏說是兩棵樹呢？

取暖畸零地

當年位於鐵道旁的這塊畸零地，荒蕪雜亂，草長過人，幾個單純的社區媽媽合力將它清理出來，種上兩棵欖仁樹，擺上一些桌椅板凳，傍晚時分一家一菜端出來共同用餐，共同閒話家常，稍微滿足一點「我們需要公園」的想望，國宅社區居民都是中南部的出外人，在這裡營造出落地生根一家親的情感，更蓄積了後來十多年的戰鬥力量。

鐵路地下化後，社區好不容易擺脫火車吵雜聲的困擾，卻聽說療養院要進駐，大家都心生疑慮，「救護車的鳴笛聲不是更可怕？」他們拜訪市政府、拜訪議員服務處，甚至行政院，面對市長、總統也全無懼意。

兩棵樹長成一座公園

■撰稿・攝影／周華

當時華強社區的主任委員張陳雲珠（右圖）可說是前鋒大將，反應快，又敢言，說到抗爭一定少不了她。民國82年，她擔任警察的先生過世，女兒陪陳雲珠旅遊世界散心，回國後，她仍然一頭栽入社區改造行動，她說夏鑄九教授是位好朋友，多虧他為社區開了新視野，這一路走來總算有點成績。



小市民抗爭

櫥櫃中放著88年她戴著抗爭的頭巾與馬市長的合照，今年已67歲的張媽媽拿出她18歲的相片，果然是小蠻腰美女。回頭看這十多年，她說來仍是意氣風發，仍為大家出錢出力的熱誠而感動。公園落成後，她想帶孫子常去逛逛，只是嘆息經費不足，並不能完整呈現當初的理想。「只要給我們艋舺公園的零頭就夠了。」市政府不肯出錢，她很不滿意。

都市計畫調整案通過時，主事的部長恭喜她房地價翻漲了，她說「我是為了我們的環境，怎麼會賣掉我家？」是的，這一切努力不都是為了想留給後代子孫一個更好的環境嗎？不都是為了愛台灣嗎？





萬華佔地三千坪的糖廊公園即將完工，看糖廊里居民的眼裡，甜蜜中還有過往奮鬥的辛酸。

民國78年，公部門決定要在社區道路蓋兩個變電所，兩處距離只有短短的38公尺，這項規劃引起居民質疑，社區居民決定團結與公權力抗衡。

民國86年底，社區居民成立權益促進會，中國時報集團也加入陣營，要求政府提議調整都市計畫，將工業區轉為公園用地，避免台糖任意處分土地。在長期努力下，公部門終於將糖廠土地劃為公園用地。八年後，台糖土地在公證移轉後，開始動工興建公園。

期間經過繁複的協調，市政府文化局同意將三

座糖倉列為古蹟，成為轉捩點。都發局呈送內政部的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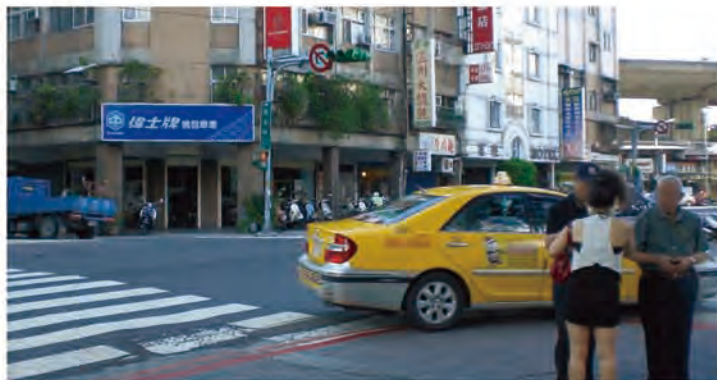
市計畫調整案通過，台糖在容積率交換的條件下同意釋出土地。在爭取過程，社區居民舉辦過九屆的艋舺甘蔗祭，這項活動成為台北年度盛會，並讓台北人認識這座甘蔗糖廠的歷史。

糖廊里的居民催生出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公園，除了獲各界聲援，他們自發性的決心才是真正關鍵。居民的公民意識及行動力可說立下典範，國中鄉土教材也列入這段故事。萬華人從甘蔗林舊地建出一座公園，這是人與土地相連最深刻的經驗。



採訪第一線

■萬華社大編輯採訪社記者／張至翔



本期的封面故事，原本只是從流鶯生活美學觀的發想開始，但是經過一次次編採會議的腦力激盪，關於萬華紅燈區的各種角度探討於焉成形。

我們因為生活習慣，教育背景的差異性，對街頭私娼的領域可說十分陌生。最早，我們是透過主動來社大合辦公民論壇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希望能採訪到萬華的性工作者，但事與願違。原因在於街上的流鶯都是個體戶，每天冒著被警察抓的風險在工作，對於外界的關懷注意都顯得小心翼翼。更何況面對社大突如其來的採訪，在這種情形下，顯然，這已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三人決定自掏腰包1,500元去換取採訪，當天，我們在萬華私娼出沒的巷弄四處尋找，那時，看見一位身材姣好，穿連身黑色短裙的小姐，我們決定先尾隨在後。

在策略上，為了避免可能的受訪者產生戒備，我暫時隱身遠處，讓怡婷、惠琪先行探路，可惜，這位女性已經跟客人談好價碼去做生意。

正在徬徨之際，我們卻幸運地遇到真誠、坦率的黃姐，她不收我們一毛錢，大方地為我們開啟一位從娼女性的私密世界。

另外一方面，要訪問日日春的公娼阿姨是需要付費的，一小時為1,000元，或著用義工勞動十小時的方式來換取訪問，這些規定都是在日日春的網站上清楚註明的。我們與公娼阿姨訪問的當天晚上，因為訪問的時間超過預定的一個小時，從七點半到九點半，訪談的中間並未被提醒時間已超過一小時，所以二小時的計算下，我們需要換工二十個小時來換取這次的採訪。

比較這兩次採訪，當與黃姐訪問時，她堅持不收我們的金錢，雖然佔用了他近一個小時的時間，甚至說明有問題還可以再找她詢問，這就好像朋友般是對等的關係。至於民間團體的採訪，對我們訪談公娼阿姨這件事，卻有著層層的規定，態度趨於保守。也許民間單位在營運上有著金錢和人力的負擔，尤其在背負污名化嚴重的公娼們，日日春也有責任保護他們不被媒體消費化，但是同被污名化的街頭性工作者，卻能與我們坦誠交談，這種相對比較，也是我完成採訪後仍然深思的問題。

愛上金工

銀飾創作——金工初級

【學員／趙世君】我是個銀飾創作的愛好者，在進入萬華社區大學之前，我曾經在好幾個地方學習類似的課程，卻在萬華社大得到學習的滿足感。

我之前學習的均為軟蠟班，鮮少真正的接觸金工，上了一年多的課程，因為教室規定不能火燒，我連焊接都不敢，以致於學習上總是差那麼一點點。

軟蠟是金工的一環，但卻缺少了基礎的金工訓練。在從前同學的介紹下，我進入了萬華社大學習金工。第一天來上課就非常興奮，哇！怎麼有設備這麼完善的教室呀！再聽老師的介紹，似乎萬華社大金工教室是全台北設備最完善的，幾乎就跟一般花好幾萬才能去上到的金工教室一樣，金工桌、砂輪、各式鉗子、甚至很多組焊接工具等，讓我們花了社區大學的學費，卻使用到幾萬塊錢學費的設備。

一整個學期可以在老師細心、耐心的教導下，從初級的金工慢慢做起，短短的兩個月，我已經學會了做戒指、項鍊墜子等寶石鑲嵌。

現在，我已經可以自己做飾品來佩戴，絕對跟市面上販售的大不相同，也正在期待未來的進階課有更多的學習，而且老師說，還會帶領我們到花蓮實地去撿玉石、磨玉石等校外教學，這麼有趣又充實的金工課，相信每個愛好佩戴自己設計飾品的人都會喜歡喔！



我的處女篆

書法·毛筆基本法·篆書專論無限發揮

【學員／陳嘉華】從第一週的認識小篆字體，我才知道這是秦朝統一文字後的字體，經由老師的引導，我們學習到小篆是最單純的運筆方式。對於初學者，這是最好的開始，因為就像畫圖一樣沒有標準的答案，一個字就是一個圖騰，每一堂課都讓我更覺得篆書真美。

老師要我們篆刻自己的名字，但自己的名字真的很難寫，我仍在努力練習。不過，我相信在972的成果展，一定會讓大家看到我的成就。

為自己打開機會大門

職場美人彩妝造型DIY

【學員／黃素玲】我常感慨自己結婚之後一直停留在原點，當有一天醒覺，自己不能再浪費青春，決定重新出發、重新學習。

我選擇了社區大學，回到學校去當學生，因社大學習範圍廣泛，從剛開始的戰戰兢兢到學出興趣，那種學生時代的感覺又回來了。

我喜歡上吳老師的課是因為，老師注重基礎教學，這八週的美容課，每堂課老師認真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態度，讓我這個班代感動萬分。尤其是，老師與學生的互動良好，這也是提昇學生學習的興趣。同學在課堂上總有問不完的問題，而老師也不厭其煩地回答，每堂課下來，時間常不夠用。

我在每週都期待星期三晚上的來臨，因為老師總帶給我們新的驚奇。這八週下來同學吸收了不少的新知，但願同學回去能學以致用。每天無論是上班、約會，都能把自己打理得美美的，讓自己一天的心情是愉快，也帶給自己自信。

我認為只要有心學習，年齡不是問題。每天我都帶著愉快的心情去上課，除了學習，還能認識不少同學，雖然白天上班，晚上帶著疲憊上課，我卻甘之如飴。





布袋蚵 肥美多汁

■撰稿／李美娟 ■攝影／林錫爵、李美娟

吃蚵仔麵線居然要大排長龍，這家麵線到底有何魅力？位於萬華的「鮮之蚵」每天只營業中午11點到晚上8點，每天一到中午用餐時間，門口就人滿為患，外帶的客人更是排了好幾長串。

「不一樣的蚵仔麵線」，到底是多不一樣？台灣四處都有蚵仔麵線，但說實在的，真正好吃的並不多，不是濃稠度不夠適中，就是湯頭不好，再不然就是料不足，這裡的麵線有別於坊間蚵仔麵線濃稠重口味的口感；店家精選的白麵線比一般的麵線還要Q，乾拌的手工白麵線加上肥美的鮮蚵，以及清燬式的湯麵線，完全不同的口感，有一種鮮味伴著，使得蚵仔麵線，風味更加分，果然是不一樣。

蚵仔的好吃秘訣，在於老闆重視食材的挑選，完全感受到老闆的誠意。鮮之蚵採用的蚵仔，來自布袋的鮮蚵是以海水飼養，加上當地沒有工廠污染，鮮蚵顆顆肥大鮮美，而且都是當天運送的新鮮貨，鮮蚵不泡水，真材實料沒腥味，當天新鮮直送的布袋鮮蚵，肥美甘甜又多汁，份量十足，超級大顆。

DATA



布袋鮮の蚵

台北市萬華區
和平西路三段198號
02-23083463

布袋鮮の蚵 電話：23083463

第	桌	※內用請填桌號	外帶	
	蚵仔煎	50	蝦羹	40
	鮮蚵粥	55	米粉	45
	蚵湯	45	麵	45
	香菇丸湯	30	冬粉	45
鮮	米粉(乾、湯)	55	羹	40
	麵(乾、湯)	55	米粉	45
	冬粉(乾、湯)	55	麵	45
蚵	麵線(乾、湯)	55	冬粉	45
肉	米粉(乾、湯)	30	羹	40
燥	麵(乾、湯)	30	米粉	45
	冬粉(乾、湯)	30	麵	45
	乾拌鮮蚵	60	冬粉	45
	燙魷魚	60	羹	55
小	燙大陸妹、地瓜葉	30	米粉	55
	三層肉	50	麵	55
	豆干海帶	20	冬粉	55
菜	筍絲	30	肉燥飯	20
	油豆腐	20	白飯	10
	魯蛋	10	清麵線(乾湯)	30

▲菜單上關於蚵仔的項目就有很多種。

►乾拌蚵仔60元。

這家店的另一個招牌是「乾拌鮮蚵」，鮮蚵外層沾裹薄薄的蕃薯粉，下滾水汆燙馬上起鍋，外層的滑嫩，同時鎖住蚵仔美味，跟一般蚵仔很不同，老闆在鮮蚵底層以豆芽菜襯底，淋上有著蒜蓉及蠔油的醬汁，甘美夠味，不沾醬也很好吃，是很妙的搭配組合，這樣吃起來比較清爽、滑嫩，馬上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店內正面的牆上，寫著偌大「吃蚵仔的好處」，是香港美食家蔡瀾在雜誌上推薦的，以及各家美食節目、報章雜誌等爭相報導，店裡最大特色就是以新鮮又大顆的鮮蚵去做出各種料理；鮮蚵湯、鮮蚵粥、乾拌鮮蚵、蚵仔煎……等等。鮮甜甘美，讓看似簡單的料理，吃出料理人的用心，真的非常有魅力喔！

“
當天新鮮直送的
布袋鮮蚵
肥美甘甜又多汁
分量十足
超級大顆
”



分享和風的美味

和風料理

【學員／黃伯任】上完和風料理課程後的心得是，我被連續劇騙了，日本料理沒那麼難嘛。在短短的18週裡，每一節課的時間就可以學到兩道日式料理，時間運用的非常充實，可以說一點都不浪費，真的有學到東西的感覺！課程是從處理食材開始，除了老師親自示範處理方式，也會告訴大家一些撇步以及用特殊食材的緣由，讓我這種廚房新手能學到基本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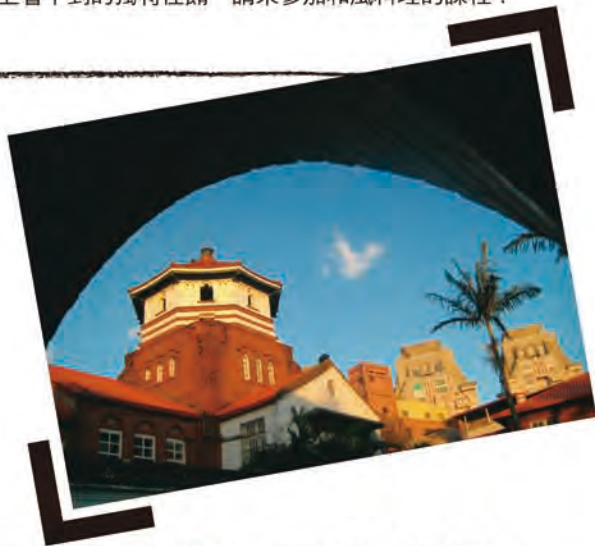
日式料理課程最大的特點，是利用簡單的食材，就能做出許多美味，我還記得那次做茶碗蒸，只是多了幾個步驟，注意小細節，即使沒有用高湯，我們也做出非常好吃的茶碗蒸。

在班上和一群同學做菜，互相分享經驗，比起在家裡看著食譜做菜，是完全不同的感覺。藉著和大家的討論，可以得到更多寶貴經驗。上次做厚蛋燒的時候，還看到市面上沒有的調理用具，要是我單獨在家做絕對打死也想不到。

有了親眼的學習經驗之後，回家自己再做也能大幅減少時間和失敗的機會，也是間接省下不少材料錢。萬一不知道材料哪裡買？在班上跟同學們團購不但輕鬆方便，價錢也比較便宜，有些器具還便宜一半以上。

我們的上課氣氛十分輕鬆愉快，老師仔細的講解步驟，在課程結束後還可以大家一起分享美食。當場試試味道，立刻就可以檢討和交換心得，也有機會讓家人嚐嚐這種平常家裡吃不到的滋味。

所以，不管你是覺得自己學做菜太無聊，或是怎麼做都失敗，急著要一點通的人，或著想學學食譜上看不到的獨特佳餚，請來參加和風料理的課程！



可以做夢、可以行動

精采旅行、美麗人生

【學員／何秀萍】蘇耕斌老師在課堂引領我們，從希臘愛琴海、義大利托斯卡尼豔陽下，一路玩到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聖母百花大教堂，我們彷彿走入浪漫與文藝復興之旅。

張篤行同學走遍北歐五國，他所見的極光美景，如在眼前。蔡耀光同學攀登喜馬拉雅山，使我對攻頂所經歷的困難與之後的喜樂，感動不已。這項課程讓我領悟生活不再是一成不變，是可以做夢，可以去行動。

漫談精神科的治療方式

■西園醫院身心科／喻劍飛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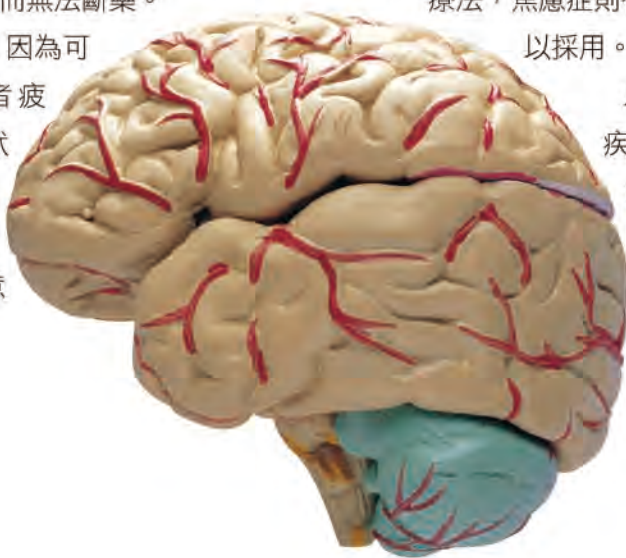
治療方式大概是精神科和其他科最大的差別了，除了藥物治療之外，個人心理治療、家族治療、團體心理治療，都是精神科常用的治療方式。在藥物方面常常聽到有人擔心吃精神科的藥會上癮、依賴，或吃了抗憂鬱的藥會自殺等等，有些是過於誇大，有些則似是而非。傳統的抗焦慮/助眠藥的確有耐受性（愈吃愈重）、依賴（不吃不行），甚至健忘、影響認知功能的問題，不過那是在長期、大量的服用之後；相較於飽受症狀折磨、生活沒有品質而言，這些副作用尚不致影響日常生活。常看到許多患者因擔心副作用而不規則服藥，甚至聽信偏方而勞神傷財，顧此失彼，不如安心的在醫師的監督下規則服藥，症狀改善後再說。大部份的人在症狀改善後，重拾信心，就可以試著慢慢停藥；反而不規則服藥的人，因為症狀一直持續，於是就不得不吃，因而無法斷藥。

至於抗憂鬱藥，因為可以改善憂鬱症患者疲倦、沒有活力的狀態，所以使用的初期可能因此讓患者有能力去執行自殺意

念，並非抗憂鬱症的藥會讓人想去自殺。因此在初期使用抗憂鬱藥的時候，我們要多注意患者的舉動，隨著療效的產生，他們的自殺意念應該會改善；相反的，如果不接受藥物的治療，自殺意念不會改善，自殺的可能性反而不會降低。

藥物停不下來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疾病的病因沒有解除。藥物處理的只是生理上的問題（生物因子），而社會的問題（社會因子）要靠政治去解決，個人如何面對上述兩方面的問題（心理因子），則可以透過心理治療來解決。一般人以為心理治療就是患者躺在躺椅上自由聯想；或是大家圍坐一圈彼此分享心事，其實這些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患者在診間與醫師交談，就是一種心理治療，少數才需要特別形式的心理治療，例如畏懼症可以嚐試系統減敏感法，強迫症可以嚐試曝露—不反應療法，焦慮症則有生理回饋以及各種放鬆的技巧可以採用。

以上簡單介紹，希望大家對於精神疾病的治療有所瞭解，不要視藥物治療為洪水猛獸，在疾病的急性期還是藥物治療的效果較快。祝大家身心健康。



“常看到許多患者因擔心副作用而不規則服藥，甚至聽信偏方而勞神傷財，顧此失彼，不如安心的在醫師的監督下規則服藥，症狀改善後再說。”



咱的世界 咱的夢

邀請您加入我們的行列



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
TAIPEI WAN HUA COMMUNITY COLLEGE



97年度

01

協辦臺北縣市「淡水河二岸綠色生活地圖繪製工作坊」，落實生態保育紮根社區的共同理想

02

開設「社區紀錄編採培力工作坊」，培訓在地社區文化與生活紀錄人才

03

開設「水雁鴨環境調查工作坊」，培訓棲地環境監測志工，建立調查資料庫



04

舉辦「樂活行動教室」，擴大社區民眾參與加強環境教育推廣



05

擔任「華江濕地守護聯盟」成員，建構淡水河華江溼地的未來經營模式



06

共同成立「臺北市萬華健康促進協會」為加入WHO國際健康城市聯盟之目標努力

07

參與「夏至關燈日」活動，響應集體節能行動，希能促成能源使用習慣的改變

08

成立社區行動劇場「愛廉戲劇坊」，傳達「掃除黑金肅清貪瀆」的意念



09

主辦「社區學習新女性——婦女資訊教育研習營」，協助社區婦女提昇其數位資訊能力

10

主辦「數學教學達人創意工作坊」，培育社區種子師資推動數學教材生活化

11

協辦系列性「性交易市民論壇」，關心性工作者權益並聽取社區意見

12

舉辦台日公民社會論壇青年親善大使人才培訓

13

辦理「建構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計畫」致力品格家庭教育目標

14

舉辦「在地藝術社區心意象——艋舺美學藝術聯展」，推動生活美學在地化行動

